

## 目 录

1. 陆川县赖九率众参加太平天国起义……………陈超能(1)
  2. 李立亭领导的反清起义……………罗旭华(5)
  3. 吕一夔先生逝世前后……………陈家盛(13)
  4. 罗话传略……………刘开基(16)
  5. 吕集义诗选……………吕梁辑注(23)
  6. 陆川历史人物诗选(连载之二)……………刘开基选编(28)
  7. 陆川学运的旗手……………(记陆川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县学联主席李仁祥同志)……………何炳芬(32)
  8. 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陆川县统一战线工作……………何炳芬(42)
  9. 鬱陆汽车路创建史略记……………林振武(44)
  10. 三十年来陆川的水电建设……………罗匡民(50)
  11. 陆川民间习俗……………李续孙(55)
  12. 谩话陆川三多……………陈科新(58)
  13. 陆川县地名选录……………县地名办公室(61)
  14. 《陆川文史资料》第一辑更正表……………(65)
- 李 耿题诗(封二) 吕 梁题诗(扉页) 林丛题诗(封三)

# 赖九率众参加太平天国起义

陈超能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群众的反抗斗争遍及内地各省。地处边陲，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西，农民起义更是连绵不断。洪秀全、冯云山所传播的“拜上帝会”，把分散的农民起义团聚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的洪流。爆发了威震中外的金田起义。陆川赖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这一股革命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赖九，陆川县下堡陆鸞村人，家里贫穷，父母早死。在赖氏家族中，赖九虽是长房，但因家穷人少，常受二房豪强地主的欺负。他在家无法立足，十八、九岁被迫流浪到玉林、贵县一带谋生。他一边打铁，一边学工夫，以期有朝一日报仇雪恨。两三年间，不但练就了一手“双刀滑棍好耙头”的硬工夫，还在贵县接受了拜上帝会的革命道理，加入了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回家后，二十刚出头，就以开炉打铁（教工夫）为掩护，秘密串连穷兄弟，习拳练武、筹划拜会。不到两年就有徒弟二百多人。他们以专打刀枪为主，兼打农具。人家拿铁给他打菜刀、农具，铁都沤锈了还没有替人家打好。就是有时在炉旁打铁，只要有人谈论工夫，他就常常跟人家谈得津津有味，沤在炉里的铁也不管了。因此，人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赖沤铁”，也叫“沤铁九”。

随后，赖九即在陆鸞村屋背的大坪园设坛（上帝营）拜

会，宣传革命道理。每逢朔历的初一、十五拜上帝会的会众都集中到上帝营拜会。赖九对会员进行宣传教育，号召群众独拜真神上帝，打灭一切神仙菩萨、妖魔鬼怪，灌输洪秀全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有田大家耕，有钱大家使，有饭大家吃”的平等思想，鼓舞人们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赖九为了鼓励群众诛妖的勇气，还亲自打了水口石墩上老爷庙的菩萨。此外，他还利用到各处教工夫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拜上帝会的会员。民国十三年编的《陆川县志》记载：“邑之下堡及博白之车田，石城之石角，化县之平定各处，受其迷惑者甚众，声势日大。”

赖九组织拜上帝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仇恨。陆莺地主赖纲惠，赖纲穆、赖国庆等人，互相勾结，作状纸告赖九，还花大钱，从广东请来教打师何鼎文等人，声言要把赖九打死。赖九闻讯去找地主说理，不幸被地主看家狗开枪射击，打伤额部，地主保家队二十余人蜂拥而来，企图一举把赖九击毙。幸好，拜上帝会的会众及时赶到，击败了地主保家队，把赖九抢救回家。伤好后，赖九上门跟地主算帐，刚到门口，何鼎宝拿起长矛猛刺出来，赖九一闪，长矛刺在门板上，还来不及拔出，赖九即顺势一刀结束了何鼎宝的性命。何的儿子拿起武器向赖九进击，但他根本不是赖九的对手，不到两个回合，即被赖九砍死在香炉旁边。地主保家队全部被赖九等击毙。赖纲惠见势不妙，立即逃跑。赖九把他的五个谷仓全部打开，除一部份留作军粮以外，大部份分给了附近穷苦的乡邻，赖九从此转入秘密活动了。

一八五〇年七月，洪秀全发布了“团营令”，要求各地

的拜上帝会会众定于十一月四日前集中金田。赖九接到“团营令”，立即行动，把拜上帝会成员集中陆莺村屋背的“上帝营”集体开饭，朝锣晚鼓，满怀豪情，迎接革命节日的来临。出师拜会时，赖九佩一红巾，地下摆三杯茶，烧三枝香，挥一把剑，会众拜大单（红旗），大单放在平地上，拜得大单徐徐升起，高高飘扬。水口山、范屋村、谷架扩、下码头、平垌村、大垌坡等村庄的男女老少全部入营，北斗良村参加的也有五百多人。许多人走得很坚决，范屋有个拜上帝会会员，老婆正在生子，接到集合命令，毫不犹豫地随大队出发。谷架扩有个十八岁的姑娘，正在准备结婚，集合的命令传到她家里，也兴冲冲地跟大队出发了。有些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听说要到桂平团营，纷纷丢下活路，勇跃参加革命的行列。

赖九出师时，首先放火烧了地主赖纲惠等人的住宅。接着拉队伍攻下了化州的平定圩，然后由东往西横扫，攻下廉江的石角圩。沿途没收地主家财，捣毁神庙，破坏偶像，并把平定、石角的大小当铺烧光。经过这次进军，队伍迅速发展 to 千人左右。

起义队伍的迅速壮大，吓坏了陆川的团勇，知县恩龄勾结绅士谢朝兴，立即反扑。谢朝兴等经过一番拼凑，组成了一支数百人的反革命武装，从县城南下。驻兵博白的山猪浪，与当地反动乡练联合向起义军进攻。他们认为，山猪浪位于九洲江畔，地处博、陆、廉三县交界处，是拜上帝会活动的中心。占领了山猪浪，就可以北拒车田，南阻石角，东防陆莺，西御旱垌（博白起义首领黄文金的家乡），完全切断赖九和黄文金的联系。陆川县城离山猪浪，一百三十华里，

但谢朝兴的队伍胆战心惊，边走边打听，拖拖拉拉，十多天还未到达山猪浪。

赖九的队伍在石角，接到敌人驻兵山猪浪的消息，马上回师陆莹，把起义的队伍整编为“上帝军”，赖九号称“千总”，从各方面做好和敌人大战的准备。当时的武器多是刀棍、禾丫铁矛、白尾、耙头和藤牌之类，火器很少，没有长銃炮。队伍整编后，立即砍了几株荔枝树，伪造了三门“大炮”，又用楠竹伪造了几条“长銃”。赖九的队伍带着这些武器，浩浩荡荡跨过九洲江抢先占领了山猪浪。赖九一面在黄氏宗祠设立大营，一面派人跟黄文金联系，共同做好歼敌准备。

为了稳准地打击谢朝兴一伙，时，赖九只派少数队伍留守大本营——黄氏宗祠。他自己则带大队人马在外埋伏。谢朝兴和他的几百名乡勇练丁，凭借自己手上的武器优势，气势汹汹的向黄氏宗祠扑来。当他们接近祠堂门口时，忽然听得“杀妖”之声大起，只见赖九手持双刀，带着队伍冲了上来。谢朝兴发觉自己中了埋伏，急忙命令喽啰夺路跳命。刚出山坳，黄文金早已带领队伍挡住去路。两边夹击，把敌人杀死大半。谢朝兴在少数残兵败将的保护下，连滚带爬逃回了县城。在山猪浪的大战中，拜上帝会的许多妇女，也拿起刀棍，冲上前线，英勇杀敌，表现了革命妇女的英雄气概。

山猪浪大战取得胜利后，赖九、黄文金的队伍统一由赖九指挥会师北上，直指玉林州。这时陆川附城及县北各地群众也纷纷入会，队伍行至玉林水车江时，已达五、六千人。并在水车江和玉林知州顾谐庚率领的团勇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光绪二十年编的《玉林州志》对这场战斗有下面一段叙

述：“道光三十年九月，……博白陆川匪党五六千到州南四十里水车江。……知州顾谐庚募勇千余，并集中练壮，亲身督剿。至哈母垌，附近各村皆假装团练出迎，诈官军深入，遂尽变红巾，四出红旗接仗，勇练大惊溃败。”战斗中还活捉了福绵团总唐桂攀，并就地正法。赖九的行动，大长了起义军的志气。知州顾谐庚逃出后，曾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再次来到水车江，妄图杀人烧屋，但结果扑了个空。水车江附近的农民都参加拜上帝会，拿起武器，跟着赖九、黄文金的人马起义去了。

赖九、黄文金挥师北上，继而围攻玉林城，在城南的望江楼和州背的万花楼架上木炮、竹銃，向城里轰击。知州顾谐庚连夜派人到博白、北流等地调集各县团练前来解围。这时，赖九、黄文金鉴于团营日期已近，主动撤围，从玉林经欧樟堡、安龙圩、蒲塘圩，直奔桂平县属的大洋。几千人马，沿途露宿山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的欢迎。到下湾偷渡过浔江，向金田进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太平国革命。

## 李立亭领导的反清起义

中共玉林地委党校 罗旭华

清朝光绪末年，由于经历了多次的国内反抗和对外战争，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日益严重，以清王朝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屈膝投降，完全拜倒在资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对内疯狂压迫，进行敲骨吸髓的搜刮。中国社会走向

了异常黑暗的深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加上1895至1898年（光绪二十至二十四年）间，玉林五属连年灾荒，米价飞涨数倍，地主封仓，奸商抬价，接着瘟疫流行，使得破产农民无法生活，只好揭竿而起。陆川李立亭领导的玉林五属人民起义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李立亭，陆川县平乐圩人。光绪二十三年冬，天地会党复炽，除城乡劳动者外，“被窝恶少，衙役营弁，亦多人会，羽翼日众，势焰颇张。”<sup>①</sup>。陆川中塘堡（平乐乡）大园村陶、廖、李三家都是大姓，而陶姓筑石狗寨聚族而居，陶家地方恃其武举陶有芳（又名瑞芝）鱼肉乡里。李立亭“以不堪豪右压迫，思乱”<sup>②</sup>。“利用他广有交结的群众基础，与廖十八秘密发展“三点会”组织。陆川马坡陈泰初，大桥王秉南，米场丘大刀五、吕亚花八等也聚众拜会。博白的秦永年（在籍侍卫），北流的陈建庭（波里人）、刘风（凉亭人）、谢华轩（东华圩人），容县的甘木（团练头目，辛里人）、封禄阶，兴业的谢三妹（沙塘人），贵县的赵大寿等，亦秘密邀众结党，<sup>③</sup>。由于李立亭这支力量最大，他被“各处会党咸奉为大哥”。<sup>④</sup>

州县官吏对于会党活动，并非没有发觉，但是他们庸懦无能，如玉林知州黄桂丹“年渐衰，讳言盗”，陆川知县熊轼“贪懦无能”，博白知县吴国梁“性耽安逸，虑事多疏”，容县、兴业两知县“事前疏于防范”<sup>⑤</sup>，陆川豪绅陶有芳曾“屡次列单禀报州县”<sup>⑥</sup>，但州县官吏都不敢立即上报，害怕上司勒令限期剿除，捕剿越限，自己反受严办。这就造成会党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李立亭的号召和组织下，参加“三点会”的人十分踊跃，到光绪二十三年冬，“三点会”已遍

及桂东南诸县，其中以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活动最为活跃，起义前夕，会员已达数万。

按照军师毛星楼和各地会党首领密议的计划，决定在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六月初八日发动起义。但由于突然发生的事变，起义提前爆发。这年四月，李立亭的母亲利氏去世，会党群众和农民数百人，前后数天到李家祭奠，吃斋饭，晚上返回家时，手拿灯笼火把，络绎不绝。陶有芳火速向县官报告说李立亭“聚众造反”。在母出殡前一晚，陶有芳邀同陆川知县熊轼亲往了望，果然见灯笼火把蜿蜒于山野之间，便确信李立亭造反，次日即禀报州署。知州黄桂丹派州判胡绍璠带兵前往平乐、马坡查办，没有捉到李立亭，便把立渊抓去坐牢，并悬赏缉拿立亭。李立亭“乃约容县甘木、北流凉亭刘风云、东华圩谢华轩等同时起事”⑦，待攻下各县后，便会师攻打玉林州城。李立亭下令于农历五月初十日，各县同时“转红”于是起义提前发动起来。

五月初十那天，李立亭、廖十八率领陆川县平乐会党群众二千余人首先攻打石狗寨。陶瑞芝估计到会党迟早要起义，早就做好了负隅顽抗的准备。陶有芳同几个族头胁迫族人固寨堡垒，并威吓说：通会党者，会党来而不搬入寨住者，吃祖尝没份！李立亭围寨两天，寨中因无水可汲，人心恐慌，李立亭便佯言只要把陶有芳交出来，其余不问。五月十二日，陶有芳无奈出寨，李立亭当即杀了陶有芳，为民除恨，乘势率众攻入寨中。寨子打下后，李立亭立即把陶姓地主的财产散发给参加起义的群众，人们无不欢天喜地。

李立亭起义后，陆川各地会党纷纷响应。马坡陈泰初、大桥王秉南、米场丘大刀五、吕亚花八、太袄梁育之、乌石

蔡六、陈端周都率领群众同时起义。李立亭早已约定北流谢华轩起义后便会攻陆川。五月初十，谢华轩率领起义会众，取道榕江堡前来，黄昏抵达城边，会党吕仕松、吕秀川在城中作内应，县城不攻而破。起义军开仓济贫，并一炬烧毁县署衙门，民心大快。其次各县义军进展也较为顺利。兴业谢三妹在沙塘起事，会合李平龙部，如期攻克兴业县城；博白以田福志、田承大父子为首的义军因有在籍侍卫秦永年作内应，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县城。（另一说谓县城仅被围，未破）。贵县赵大寿率领起义后，因兵力不足，暂取守势，驻大圩待援。继熊轼到任才十日的陆川新知县史从焕及教谕李文造成了义军的阶下囚，典史王锡章等一班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被处死。陆川大桥的王秉南率众打败地主团练，尽取“巨丰”、“恒昌”两当餉钱，焚毁周埭口地主吕臣番家；米场的丘大刀五、吕亚花八等率众焚毁了长期同会党办为敌的泗里堡豪绅庞展诚的宅院；大袄的梁育之率众截杀了挈子外匪的附生戴统材，并攻下其新寨；乌石的广大群众纷纷“从红”，豪绅惊惧而居避处。又据《北流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刘风云、蒙平阶、马大灵屋等围攻县城，变起仓卒，张惶失措，城守千总黎仁宝秘密通匪，十二夕，由南门袭入，城遂陷，匪首骆水破狱出，金佐基（知县）、驥良（典史）均被执遇害，陈兆基（保甲局董）、陈锦图（宾兴董事）殉难，衙署被焚毁。”容县义军指挥封禄阶、封梦琴父子五月十日同时率起义军起义，攻克县城。

义军攻克陆川、博白、北流、兴业、容县各县城后，按照李立亭的布置，各路义军除留守桂南各地外，共集中约七万兵力会师玉林，攻打州城。五月中旬，玉林周围数十里的

村庄都被义军所占领，写着有“吊民伐罪”、“反清复明”“劫富济贫”等大字旗帜到处林立，迎风飘扬。旗帜上“官”字不要上面一点，表示要杀下贪官狗头；“民”字一竖穿顶，表示民众有出头之日；“富”字的田字写得特别大，表示农民要夺取土地；“贫”字的刀向上伸出，表示要拿起武器斗争。攻城之前，义军在州属各地遍贴布告。布告说：“州官老黄，作事荒唐；不凭父老，只听有芳；虐民为盗，迫我猖狂。告你百姓，毋用惊慌，扫平天下，福寿而康！”

如同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旬日之间，便成燎原之势的会党起义，吓慌了清朝地方官吏的手脚，两广总督谭忠麟，广西巡抚黄槐森慌忙向光绪皇帝奏告了玉林州属各县“相继破陷”、“郁围吃紧”的情况，光绪闻知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故土上又重新燃起熊熊的反抗烈火的消息，吓得心颤肉跳，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顿黄槐森，说他对这次“蕴孽已久”的起义“未能先事防维，随时奏报，殊属疏忽”！接着责令他和谭忠麟“迅速会剿，克期歼灭，毋任蔓延，致酿巨患。”④并谕两广抚星速添募营勇和乡间团练联合进攻义军，还调派广东清军入桂协助镇压，尤其勿使这一起义和当时同期发生的宾（阳）、武（鸣）、岑（溪）、藤（县）等地的会党起义遥相呼应，汇合成更大规模的起义。

正当清廷调兵遣将的时候，李立亭义军已兵临州城之旁。前来攻城的义军，均称为李立亭的“马子”（意即部属）。十八、十九两日，攻破十甲，控制了城外西南各街。二十日义军中最强的牟树晋的玉林高山“北马”，会同马坡黄银笋的“南马”进攻州佩，激战一夜，二十一日，便拿下

这个封建豪绅长期盘踞、团练武装密集的州佩。至此义军便完成了对州城的包围。李立亭与各哥头约定：义军所到村庄，只要“从红”便丝毫无犯。李立亭的义军，煮大锅饭，给贫苦群众随来随吃。大哥头李立亭在州佩蒋爱日堂设“大大馆”（即指挥部），指挥攻打州城的战斗。

玉林知州黄桂丹见义军势大，早已张惶失措的遂请求住在城内的封建头子欧德芳（清朝翰林）、文德馨（进士）、牟芝辰（举人）三人合力对付义军，并以欧德芳为首坐镇宾兴，连知州的官印也交与欧德芳，任其便宜行事。于是，他们就乘义军扫荡附城村寨的间隙，竭力增厚城防工事。玉林城有利的防御地势和欧德芳等运用高压手段切断城内外联系的做法，使义军屯兵于坚城之下，旷日持久，由主动转为被动，待到清军援兵四至，地方豪恶附之，遂至强弱异势，乃一蹶而不可复振。面对坚城，义军攻劲犹勇，无奈手中土器，难破厚壁。李立亭便把州背村中一尊三千斤生铁铸的土炮，架在接龙门蒋家楼上，向着城墙轰击。第一炮轰毁几个城垛，城墙出现裂缝，该处守城者即时鸟散。可惜李立亭事先未做好登城准备，使城内敌军得以重整守备。再放第二炮时，义军求胜心切，加倍装入火药铁子，随着炮响，炮身炸裂，牺牲了不少自己人。正在攻坚之际，北流方面，由于容县县城复陷于敌，增加了东面警戒，不能增援玉林围城之师；兴业方面，亦由于梁亚庚八的叛变，使李平龙、谢三妹不得不回师救援，致玉林围城之师又减少了一支劲旅，且增加了北顾之忧，同时又值连日大雨，西方与善桥江洪暴涨，义军势力只能及白庙各村庄，不能越过与善桥攻略福棉。福棉为玉林西方重镇，而北镇的肖凯周钱多、枪多，武断乡

曲，棉木、城军一带，均为肖之马首是瞻，肖未转红，各处均在观望，确为义军进剿的重大障碍，待“绥远军”到达福棉，肖既周向他们密陈机宜，说义军尽为乌合，火枪火炮少，毛瑟枪绝无，战斗力薄弱，不足为虑，并为之策划和雇用向导，肖本人亦愿意随军献谋。于是清政府办洋务时所建立的洋枪队“绥远军”便向玉林进逼。二十八日攻入州城外围，从吴屋寨、竹美、南桥、十甲、州佩等处向义军攻击。李立亭率领义军用火枪火炮还击，连日下雨，火煤受潮，枪炮都发不着火，军心一时动荡，阵容混乱。在强敌的进攻下，不少义军随声倒在血泊中，部分义军惊慌溃散，全线混乱。李立亭见势不妙，被迫撤到城旁村寨，与清军巷战，牺牲千余人，其余支持不住，也溃散了。李立亭等义军攻州城十余日，至此宣告失败。他领导的玉林五属人民起义，也随着围攻州城的失败而失败了。

玉林五属人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者派出官吏在各县督办“清乡善后”，对参加起义的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只要是参加起义或被指控与起义有牵连的人，均处以极刑，被杀害者不计其数。义军首领田承大、秦仕立、封梦琴、封禄阶、廖十八、吕仕松、赵大寿、谢三妹、李平龙等均被杀害，家属也惨遭株连。侥幸获存的个别首领，也不得不改名换姓，藏匿他乡。陆川人民受害最惨。清广西边防军统领马盛治和分统陈桂林分驻平乐、马坡“清乡”，“不分玉石，纵军焚杀掳掠，捏报邀功”。陈桂林“驻马坡两月，计所杀不下二、三千，焚屋数百家，抢掠牛只衣物无数。”<sup>⑨</sup>。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手段，连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多方诬蔑义军的旧《陆川县志》的编纂者，也不得不承认“光绪戊戌之

事，匪乱不满一月，兵乱将近半年，被匪害者百之一、二，被兵害者十之一、二。古人云“贼梳兵篦，信然！”李立亭全家受害，二哥立渊死在狱中，三哥躲于后山，因身边带的爱犬向搜捕的清兵狂吠，被发现捕杀，立亭妻卢氏躲到亚计岭姐夫家，亦被逼自杀，次妻梁氏，起义时参战，失败后被杀。大园村李姓除逃出二十余人外，其余男女老幼全被杀，“屋均焚毁，踏为平地”<sup>⑩</sup>，李家祖坟也被挖掉。当地豪绅把石狗寨被义军杀死的人的屍骨，埋葬在李家正堂宅地上，以发泄仇恨。人民被清朝统治阶级杀害的惨状，实是耳不忍闻，目不忍睹。

李立亭为躲避清政府的缉捕，他曾改名李桂山，又叫黄桂。在南洋诸岛，继续联系各国橡胶、锡矿华侨工人，建立“三点会”，在华侨中间渐获得广泛的声誉。他曾和孙中山发生过联系。1907年，孙中山在河内亲笔写了两封信给李立亭，叫他在南洋华侨中筹款以支援国民革命，李立亭立即予以响应。不久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李立亭又参加了同盟会。

李立亭领导的玉林五属人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给清朝广西的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揭开了清末广西人民大起义的序幕，推动了大起义高潮的到来。

李立亭1935年1月在梧州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注释：

①《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九。

②③⑦⑩1923年重修《陆川县志》“兵事编”。

③广西统计局民国三十八年编《古今广西旅桂人名鉴》。

④李继源：《李立亭等在玉林五属的反清斗争》载《广

西文史料》选辑第二辑。

⑥《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二十四年九月甲寅谕和《陆川县志》“兵事编”。

⑧陆川平乐大园村陶姓大坟“封浩”碑文。

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

（陆川县志通讯已有李立亭，本辑作为文史资料编入罗旭华之作）。

## 吕一夔先生逝世的前后

陈家盛

吕一夔先生字清夷，陆川县温泉乡洞心村人，是逊清秀才、工诗能文，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任大总统，吕先生追随工作，适讨伐袁世凯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吕先生任军政府秘书，旋任广西省财政厅、广西苍梧知县、潮州道尹。粤桂战争后先生寓居香港。“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军兴，吕先生回桂，广西省成立临时参议会，吕先生当选为驻会议员，后又兼广西省通志馆付馆长、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1946年秋吕先生因病回原籍陆川，住在当时吕氏三族祠疗养，斯时渠子吕兆鹏先生任陆川县参议会议长，堂侄吕集义先生任广西省政府咨议，均侍奉一夔先生。

吕一夔先生秉性豪爽刚毅正直，思想新颖，奖掖后进，对青年志士爱护备至，他常说：陆川青年英俊甚多，他年人才蔚起，堪为乡国之光。他对桂东南起义时被牺牲的志士十

分痛惜。

1947年春节、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回原籍容县家乡度节，於正月初四夜来到陆川县顺便视察；当时我虽已蒙任命为陆川县长，尚未接事，仍与在任县长陈步霄（桂平县人）率属热烈欢迎黄旭初主席，并于初五日下午在县政府设宴。入席前吕兆鹏、吕集义两先生扶吕一夔先生到县政府会见黄旭初，互相问好后一夔先生就滔滔不绝地谈省政和县政，报导他回在县里所见作闻。初则娓娓而谈，说省参议会选举议长发生大纠纷，李陈（指李任仁、陈锡光）放弃竞选，以解决纠纷，可谓有胸襟、有眼光，顾全大局。继则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报载全国各省市复员工作以广西办得最好，为李德邻（李宗仁）竞选付总统创造了条件。但是广西在淪陷期间发生许多乱事，违法乱纪的人发了国难财，应该严办，对流离失所的难民应予救济急赈；听说救济总署配给广西的难民房屋救济费，被许多大官冒领建筑洋房、公馆大不成话了……他说到这里言词很高亢慨愤，黄旭初总不答话。后来他说到当时的陆川政情、语言更加激昂；他说陆川地窄人稠、谋生困难，众庶许多外出谋求生计，青年趋新上进心切，教育应因势导引、培植成材。政治不清，贪渎不鲜、当局理应自省自责，竟不责己而责人，不教而诛，大张挞伐，说到这里他策仗站立，精神非常亢奋，忽然拍台大骂罗中天县长任内贪污渎职压迫青年（指镇压桂东南起义），损伤陆川元气……孙总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何在？令人痛心疾首……吕一夔先生声泪俱下悲愤不已。黄旭初站起来说：“清清公保重病体，安静安静吧”，我和兆鹏、集义亦劝请他珍重保养、扶他坐下；他仍骂罗中天贪污渎职、杀人伤害

陆川元气，喋喋不休。

当时在任县长陈步霄交待事务人员开席欢宴，客人都是当时陆川县属各机关首长。黄旭初坐左席首位，吕一夔先生坐右席首位，开宴时，大家举杯敬黄旭初主席和吕一夔顾问。但一夔先生说因病不饮酒，只食些菜，才两三箸他就说头部晕痛要退席，吕兆鹏和吕集义两先生就扶他步行回吕氏三族祠。黄旭初和大家一齐站起道别目送；我和陈步霄送到当时的县府礼堂檐前。约廿分钟后，吕集义先生回到席傍说，清公已眩晕卧床不省人事，县卫生院黄院长赶来诊治，说是脑冲血、正在抢救中，能否脱险还未可卜。说了，他（集义）又匆匆回三族祠；席散，黄旭初偕陈步霄和我往吕氏三族祠看望一夔先生，到时见吕兆鹏、吕集义等在吕一夔先生床前守候哭泣；斯时一夔先生已奄奄一息不能语言，黄旭初俯身叫两声“清公，清公”，他却开目一瞬就瞑目停止呼吸了。黄旭初和我们向兆鹏、集义唁慰，不禁流泪悲悼，（那是1947年1月26日农历丁亥年、正月初五日下午八时许，一夔先生享年六十三岁）。

我们回到县政府，黄旭初说：吕一夔先生是革命耆宿，抗日战争时期他参议省政，党论争言颇多；惜寿数不永，令人悼念。他嘱协助治丧，并亲手交十五万元给我，叮嘱办理祭品，代他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名义向吕一夔先生灵前公祭。我把这十五万元原封转交主办治丧事务的吕集义先生，请办祭品，撰写祭文，他表示遵办并多谢。

当时陆川县选出的省参议李务醒，县参议会付议长黎祝华，县商会会长林作球……诸位先生闻知黄旭初委托我代他公祭吕一夔先生的消息后，联合来问我何日上任接县事，我说

我已面报黄主席订于二月一日接任。吕清公是在一月廿九日殡葬。他们一致说，那是在殡葬吕清公之后，我说是的。他们说：“县内各界人士亦都请县长在代黄主席公祭吕清公之后才上任哩！”。我说县内父老群众的关心美意我体会的，至可感谢！请代转致！

我当时曾写了两首挽吕一夔生的七言律诗如下：

其一

顶立铮铮柱骨坚，怆怀世事悯人天；  
口碑仍载苍梧道，德泽犹腴珠海田；  
文国精忠矜野火，爱乡保赤晚云烟；  
方期顾问陆阳政，噩耗惊传我泪涟。

其二

豪雄慷慨骨头坚，好义鸣平性似癫；  
智弼元戎开帅府，才参方伯扫倭烟；  
醒世史文矜众庶，生花诗笔悯人天；  
省县政情方顾问，诤言说论遽游仙。

## 罗活传略

刘开基

罗活字清涛，陆川平乐乡六寒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一九〇三年）。父名吉梦，母陈氏，兄弟四人，罗活最小。长兄名用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充当堡董、县参议员等职；次兄名佐南，三兄名海涛，均以收地租剥削为生。